

早年：辛亥革命志士，同盟会“丈夫团”团长
中年：厕身北洋官场，官至摄政内阁总理
晚年：蒋家王朝的首席大军师，对日外交的第一张王牌

张学继 著

黄郛，早年留学日本，中国人称他为「日本通」、「亲日派」，日本人称他为「能够理解日本的第一人」、「亲日派的总帅」。作为蒋介石的盟兄，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成为蒋介石处理对日外交的主要助手，一身当中日关系之冲。他的所作所为及其历史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反思。

黄郛传

团结出版社

82幅
珍贵
历史图片

黃 郢 传

张学继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鄂传/张学继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5.1

ISBN 7-80130-928-6

I. 黄… II. 张… III. 黄鄂—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5285 号

本书由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65244792 (编辑部)]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unitypub@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本: 730×970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400 千字

印数: 2500

版次: 2005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0-928-6/K · 242

定价: 36.00 元 (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序 言

黄郛是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一生在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历史的几个关键阶段，如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北京政变”、四一二政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的对日外交，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故而，对黄郛进行专题研究，对深化中国近代史、中日外交史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不可缺少的。

应当说，本书作者有比较扎实的民国史研究基础。1986—1989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跟随著名学者张静如教授和我攻读研究生学位，他学习十分刻苦，入学后即埋头于藏书相当丰富的师大图书馆，选择研究方向，为此张静如先生在全所研究生会议上多次提出表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选择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的经济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一年多后他就写出了毕业论文，获得专家的好评，入选师大1986届研究生优秀毕业论文集。他在校期间，还参加了张静如教授和我主持的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校文科基金课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的研究工作。1989年7月，他从师大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跟随著名民国史专家杨天石先生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1996年底转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集中以民国时期的浙江历史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浙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人物众多：政治军事人物有陈其美、张静江、蒋介石、黄郛、陈仪、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周至柔、俞大维等数十位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经济方面有著名的“江浙财团”、“宁波帮”；文化教育方面有以章太炎、蔡元培、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有影响的人物。这在客观上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十几年来，在社会大转型时代，大多数人忙着去赚钱去了，而他却始终坚守学术研究这个清苦的阵地，不为当前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而分心旁骛，守道安贫，亦自有其真乐趣在。这些年来，他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在民国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黄郛传》是依据第一手资料和其他可靠的史料写成的。作者在这部著作中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时代背景、客观环境和黄郛本人的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研究了黄郛的一生，得出的结论是中肯的。当然，黄郛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他的看法，会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这并不奇怪。这部传记的价值就在于，为以后历史学者从事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希望作者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献给我们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

刘志强
2004年5月29日于北京

引　　言

本传的传主黄郛（1880—1936），早年留学日本，从此与我们的这个邻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人称他为“日本通”、“亲日派”，日本称他为“能够理解日本的第一人”、“亲日派的总帅”。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成为蒋介石处理对日外交的主要助手，一身当中日关系之冲。他的所作所为及其效果，是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总结的。笔者希望，凡是关心中日关系的人们，都能抽出宝贵的时间认真阅读这部传记，相信您一定能够从中获得收益。



本书传主黄郛。

目 录

序 言	刘志强
引 言	(1)
第一章 家道中落身世飘零	(1)
第二章 浙江武备学堂的高才生	(3)
第三章 中国同盟会“丈夫团”团长	(5)
第四章 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首席助手	(11)
第五章 任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15)
第六章 主动交出兵权与办理民军善后	(19)
第七章 再续一桩良缘	(21)
第八章 参与上海讨袁战争	(23)
第九章 夫妻双双亡命海外	(29)
第十章 参与策动浙江独立讨袁	(35)
第十一章 撰写《欧战之教训与将来》	(38)
第十二章 著《欧战后之新世界》	(45)
第十三章 为徐世昌总统捉刀著书	(47)
第十四章 游历欧美参与华盛顿会议	(50)
第十五章 任职于北京中央政府	(55)
第十六章 出任教育部长与讲学北大师大	(61)
第十七章 参与“北京政变”密谋	(64)
第十八章 出任摄政内阁总理	(70)
第十九章 驱逐逊帝溥仪出紫禁城	(72)
第二十章 摄政内阁的垮台与周旋各方	(78)
第二十一章 向蒋介石献计“离俄清党”	(83)
第二十二章 坐镇上海联络各方	(89)
第二十三章 徐州会议拉冯玉祥助蒋	(96)
第二十四章 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	(101)
第二十五章 处理“南京惨案”善后外交	(108)

第二十六章	“济南惨案”前后的外交	(114)
第二十七章	莫干山上的山居生活	(123)
第二十八章	皈依佛门做佛家居士	(126)
第二十九章	为表心迹屡拒出山	(130)
第三十章	九一八事变后酝酿出山	(138)
第三十一章	发起成立“新中国建设学会”	(147)
第三十二章	创办莫干小学	(151)
第三十三章	发起成立“莫干农村改进会”	(153)
第三十四章	长城抗战与临危受命北上	(155)
第三十五章	主持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63)
第三十六章	难以整理政务的政整会	(173)
第三十七章	名不副实的“战区”接收	(178)
第三十八章	镇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180)
第三十九章	“战区”各县接收	(182)
第四十章	杯水车薪的救济工作	(185)
第四十一章	所谓奉还财权与人事纠纷	(187)
第四十二章	包藏祸心的“北平会谈”	(191)
第四十三章	所谓“通车谈判”	(198)
第四十四章	异想天开的“废约”谈判	(205)
第四十五章	与日伪的通邮谈判	(211)
第四十六章	外逼内攻铩羽南归	(219)
第四十七章	忧郁成疾病逝上海	(231)
第四十八章	如何评价黄郛的最后十年	(239)
余 论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因素	(253)
主要参考征引文献目录		(255)
后 记		(257)

第一章 家道中落身世飘零

黄郛，初名绍麟，号昭甫，后易名郭，字膺白。黄氏先祖源出安徽休宁，后迁至江苏松江府华亭县，世代为耕读人家。至高祖思孝时，以布业起家，成为松江巨富。清代嘉庆年间，松江黄氏一支迁至浙江嘉兴，成为当地一大族。太平军起义时，黄家受到冲击，家产尽失，黄郛之父黄友樵逃到浙江上虞百官镇依靠族叔为生，从此遂定居于此。黄郛所撰写的《黄氏宗祠记》说：“曾祖竹西公以实业起家，祖如琛公喜鸳湖秀丽，筑室于邑之报忠埭，遂由苏而迁浙。嗣因先君友樵公历任上虞县属梁湖、百官一带鹾政，又卜居百官镇，先后居此二十余年，而郭之兄弟姊妹悉育于此。”^①

黄郛夫人沈亦云所撰写的《黄膺白先生家传》说：“如琛子文治，字友樵，娶嘉兴陆氏，生四子，先生其季也。黄氏数氏贍裕，友樵公性谦谨，读书不治生产，少时遇洪杨之乱，为乱军所掳，间道至百官依族叔以居，遂家百官。自是家道中落，尽失嘉兴之产。后以州县候补于浙，歿于杭垣。”^②由此看来，黄家的衰落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十几个省的农民革命，难免要冲击无数家庭的命运。

黄郛 1880 年（清光绪六年）1 月 28 日出生于绍兴府上虞县百官镇桃园。黄郛自幼即聪颖异常，3 岁那年，其父黄友樵怀抱他教其读门上对联，意在止其啼哭。未料第二天，黄郛即能背出门上对联，黄父惊奇不已。自此，黄父每天教黄郛识字。5 岁时，黄郛入当地私塾，从周先生开始读书生涯。

1886 年 1 月，黄友樵至省城杭州“听鼓”，不幸染疾病倒在杭州，其妻陆氏获悉后，即携黄郛赶往杭州侍疾，数小时后，黄友樵即弃世而去，时年 46 岁。

黄友樵之死，对于早已衰落的黄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黄友樵留下六个未成年的子女，一家生活的重担全落到妻子陆氏身上。但陆氏乃是一家庭主妇，又如何能养活一家几口人？迫于无奈，在黄友樵死后不久，黄郛即被其母送入杭州养正义塾读书。养正义塾是一个慈善机构主办的，既免学费，且提供膳宿，类似现在的孤儿院。

1888 年（光绪十四年），陆氏携黄郛回祖籍江苏松江华亭扫墓，有意将黄友樵遗骨归葬祖坟，但黄氏族人不予接纳。陆氏无奈返回百官镇，随即迁居杭州。孤儿寡母七口人，全靠陆氏做针线活来维持生计，其生活的艰难不言而喻。

黄郛在养正义塾生活了七八年之久，平时吃住都在义塾，一年只有三节可以出义塾省视母亲。陆母曾教训他：“某人修行久，将得道，佛来试焉！初为猛虎，须爪拂面不惊；继为元宝，灿然在手不顾；最后为美人，窈窕在侧不动。三夕，佛曰：可矣！挈之登天。夫为人固当如是也。”^③

1892 年（光绪十八年），13 岁的黄郛转入义塾学堂，塾师为陈开第先生。在这里，黄郛与同学厉汝洲、徐青甫最为友善。三人相约：他日居家，成三角形，每日可以走晤。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17 岁的黄郛补为钱塘县学生员。不久，黄郛即在杭州开馆授徒，以其收入贴补家庭开支。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不久，钱塘与仁和两县合并为杭县。从此，黄郛即以杭县为籍，以杭县人自称。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黄郛母亲陆氏染上伤寒，伤寒在当时尚是难治之症，加之黄家经济拮据，难以延请名医治病，黄郛就自己遍翻医书，想亲手治好母亲的病。然而，病魔无情，陆氏终于撒手而去。

对于母亲的死，黄郛哀毁逾恒，有如大病一场。后来，黄郛在《黄氏宗祠记》中说：“先君丧后，郭三兄一姊一妹，惟先妣一人任教养之责。含苦茹辛者十二年，而



黄 郭 传

先妣又见背，时戊戌五月八日也。呜呼！郭生七岁而孤，先君之训诲不可得而憶焉！幸赖先妣苦心抚育，督学綦严，攻读偶有不专，即鞭责不稍宽假。塾师有时以成绩优良报，则又谆谆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不可自满也。其为郭终身惕厉，不敢或忘者，尤莫若为喻修道事。尝谓人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望汝从切实处下工夫，勿徒以文艺为也。”^④

同一年，黄郭与吴守诚女士结婚。1900年生下惟一的女儿熙文。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黄郭应同学厉汝洲之邀赴慈谿，就教于刁家村私塾。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到上海图书集成局任职。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到安吉县学堂任国文、数学教习。这个时候的黄郭，身为卑微的私塾教书先生，不仅收入微薄，而且生活一直漂泊不定。

注释：

①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2页。

②③沈亦云：《黄膺白先生家传》，《亦云回忆》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81年版。

④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8页。

第二章 浙江武备学堂的高才生

黄郛之所以决定弃文从武，自称是受到梁启超“尚武论”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一批新式学人士子受到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鼓吹尚武主义，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梁启超是这一思潮的最早鼓吹者，1902年他著《新民说》，该书第十七节《论尚武》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作。

在《论尚武》一文中，梁启超给“尚武主义”下的定义是：“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他引用德国著名“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话说：“天下所可恃者非公法，黑铁而已，赤血而已。宁独公法之无足恃，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①

梁启超指出，国家的生存不能依赖国际法律，靠的是铁和血。一个民族倘若缺乏尚武的国民与铁血的精神，便无以自立。古代尚武国的典范是希腊城邦斯巴达，近代尚武国的典型则是俾斯麦“铁血政策”下的德意志、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帝国主义。德国上升为军事强国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日本依靠武士道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也只用了数十年。

梁启超认为，中国民族开化最早，有数千年悠久的文明史，但同时中国民族又是一个“不武”的民族，是一个“柔弱无骨，颓废无气，刀刺不伤，火烧不痛的民族”。“二千年来，出而与他族相遇，无不挫折败北，受其窘屈，此实中国历史之一大污点，而我民百世弥天之大辱也”^②。确实，中国自古以来就受到外来势力进攻的巨大压力，即使在汉唐全盛时期，外患的压力丝毫也没有减轻。在古代，进攻中国的是周边的少数民族，而到了近代，则是来自东西方的帝国主义列强。

梁启超分析了造成中国民族“不武”的几种原因后指出，处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代，中国民族如果不迅速拔掉文弱之恶根，洗雪不武之积耻，则20世纪的世界将无中国人种立足之地。

梁启超指出，中国人要养成尚武精神，必须从培养“心力”、“胆力”、“体力”入手。中国人首先必须增强自己的毅力与胆识，并提高自身素质。惟有如此，中国人才能克服自身的懦怯。梁启超指出：“中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耆而驼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跛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狞猛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废以坐废也。”^③

年轻的黄郛读了梁启超的《论尚武》后，深受启发，遂生投笔从戎之志。1904年（光绪三十年）浙江武备学堂招考新生，25岁的黄郛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去应考，竟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考入浙江武备学堂，成为黄郛一生际遇转变的第一大关键。

浙江武备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由当时的浙江巡抚廖寿丰奏准创办，开办费是3万银圆。光绪二十五年（1899）扩充，学堂位于杭州蒲场巷，总办伍元芝，号兰荪，江苏上元县人，进士出身。学堂职员还设有提调1名、稽查1名、文案1名、督课2名、总翻译1名、翻译2名、帮翻译1名、帮文案1名、收支1名、



管理军械器具员 1 名、绘图 1 名、医官 1 名、日本人照料 1 名。学校聘请的总教习、教习都是日本人，包括总教习 1 名、地形兵器测量绘图 1 名、筑城 1 名、体操 2 名、普通科 2 名。该学堂学生定额为 100 人，学生不仅不收学费和伙食费，而且每人每月给杂费五百文，这对贫困家庭的孩子自然有很大吸引力。^④

学堂总办伍元芝富有浓厚的反满思想，武备学堂门前大柱上有伍元芝亲笔撰写的楹联：

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

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

这副楹联借用春秋时代越国国王勾践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战胜吴国，复仇雪耻的史实；又以春秋九世复仇来隐喻清王朝已历九世，现在是推翻清王朝的时候了。其中“寇盗满中原”的“满”字，也是语意双关，隐指满洲贵族，并将其与寇盗相提并论。对于这副楹联所包含的排满革命思想，武备学堂的许多学生均能心领神会。因此之故，浙江武备学堂的革命思想非常活跃。

赵正平回忆说：“予之获交先生，恰在彼此共同发愿投身陆军之始。其时为庚子国难后三年，……其地为杭州武备学堂。先生则抛弃小学教员地位而来。予与亡友夏颖荃先生则以自费留学生不能学习陆军，由日本折回而往。彼此相遇，遂为同学袍友。适以教室席次，予等三人常保持一二三之邻接地位，故友谊特亲。当时对于国事意见，虽未敢昌言无忌，然不期然而然，有共同之观感三焉：其一、感清廷失政，国势日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窃欲藉军事一途，以为献身爱国之志士。其二、感种族革命，为必不能免之一阶段。因此于课业以外，集赀密散鼓吹种族革命之书籍，且对于武备学堂大厅楹柱上之联语，下同样之注解，以资自身与同学间之警惕。（附注：武备学堂联语，精警异常。上句为‘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下句为‘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该联意义或别有在，然予等解‘九世复仇’为灭国之仇，不以历久而消灭，故明末中国之亡于异族，虽隔三百年，仍应本此以图恢复。解‘寇盗满中原’，谓把持中国政权之异族即是寇盗，并不限于土匪与敌国。）其三、感志士修养与结合之重要，故在校时除致力于军事学术两科外，尤以忠人义士与同学相砥砺，如岳武穆之《满江红》词及文天祥之《正气歌》等，几成为类似佛教信徒之经咒，而对志同道合之同学，彼此输诚，以树组织基础焉！”^⑤

黄郭在武备学堂仅一年，其在学堂的表现，所留下的材料不多。他的同学葛敬恩回忆：“予与膺兄在校虽非同期，然所志既同，予更喜其为人爽快，好学敏思，故课余聚谈，假日同游，往来甚密。且其学业既冠侪辈，尤有义侠之气，在同学间，隐隐为全校领袖。时予年最幼，膺兄对予，不独思想学问，多所指引，即起居疾病，都甚关心，而予亦以兄事之也。及其奉派留学日本，同学送之门外，行经大厅，特指对联谓予曰：愿大家深体联意，努力做去，他日相见，毋相忘也！”^⑥

注释：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 108 页。

② 同上，第 110 页。

③ 同上，第 117 页。

④ 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 37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⑤⑥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 11—12 页。

第三章 中国同盟会“丈夫团”团长

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政府京师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国外（以日本为主，其次欧洲等地）选派陆军留学生的工作，希望通过培养留学生来改革已经腐败不堪之军队。按照章程规定，每年分给浙江省的陆军留学生名额是5名。1904年，浙江武备学堂派秉钺、张国威、陈其蔚、厉尔康、朱启舜等5人首批赴日留学。^①次年，浙江武备学堂又派遣黄郛等人作为第二批留学生赴日。

黄郛等抵达日本后，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

振武学校本是日本为培养“忠君爱国，顺服长官”的中下级官佐而设立的，后被指定为接待中国留学生的陆军预备学校。入学学生要接受七条誓约的管束，其中规定：要专攻学术，以顺上为要道，耐劳忍苦，起居有节，不准议论课程轻重等等。在这所学校里，所灌输的全是效忠天皇，重名轻死，崇尚勇武等日本“武士道”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以及西方的军事学术。学校课程分为普通学和军事学两大部分，前者有日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等；后者有徒手教练、枪械教练、部队教练、测量和战术等。学制三年，毕业后获士官候补生的资格，然后到日本军队中实习一年，合格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士官生。据说，日本当局对中国留学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在图书馆中可能找到的军事书籍，都是外国早已陈旧了的，并不将先进的军事科学知识和技术传给中国学生。所以，黄郛等人在学校课堂上只能学到一些基础的军事常识，得到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

1908年（光绪三十二年），黄郛自振武学校毕业。鉴于当时中国测量事业尚未开始，而中国军队又急需军用地图，加之自己偏好数学，黄郛便毅然决然舍弃入士官学校，改入比较冷门的日本参谋本部所设的陆军测量部地形科。黄郛还与同学相约，凡一省有同学三人者，分习测量系之地形、三角、制图三科，三人为一组，人数不足，则与邻省合作。学成后回国，使每区有同学一组，可以分工合作制作军用地图，在此基础上，完成由中国人自测自制的全国地图。

与黄郛同在测量部的同学彭程万回忆：“测量应用数学精深，而学年短促，他人皆研勿不遑，膺公则游刃有余”。“膺公天才优美，读书治事甚勤，最能宝贵时间，亦爱帮助他人，有求助者，辄慨然应之。豪迈之风，斐风江户。记有某君被人攻击，已受退学处分，膺公恻然心动，力为挽救，卒使完成学业，其做事不避艰难，必求其成，大率此类。”^②

20世纪初，中国革命志士云集日本东京，东京因之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

1905年7月30日下午，各省革命志士聚集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公所，共同讨论发起成立统一的革命团体问题。与会者共有中国人76人，另有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共79人。按省籍分：湖南20人，湖北20人，广东17



革命党领袖孙中山。



人，广西 7 人，安徽 6 人，江西 2 人，浙江、陕西、福建、直隶各 1 人。与会者公推孙中山为会议主席。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阐述革命理由、革命形势与革命方法，并详言全国革命党派合组新团体、进行排满革命的必要性，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黄兴随即宣告今日开会原为结会，即请各人签名。与会者一一在纸上签名后，孙中山提议革命团体名称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获得通过。代表浙江参加会议的蒋尊簋，与黄兴、汪精卫、陈天华、程家柽、马君武等 8 人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员。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指导中心，极大地推动了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

同盟会成立时，最早加入同盟会的浙籍人士是蒋尊簋。8 月下旬，秋瑾由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浙江省主盟人。“后来浙江志士入会者，多为她所介绍。”^③

沈云龙所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称黄于 1905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但黄郛由何人介绍入盟以及具体时间，均尚不清楚。

黄郛加入同盟会后，很快成为骨干人物，并承担了“掌管同盟会名册”的重要工作。黄郛还“到处物色人才，劝导入会”。^④“浙江军人加入（同盟会），多所介绍。”^⑤

1907（光绪三十三年）3 月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被迫与胡汉民、汪精卫、池亨吉、萱野长知等离开日本赴越南。孙中山离日后，由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黄兴鉴于加入同盟会的陆军留学生人数特别多，而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将来回国后须打入清军中去掌握兵权，绝不能暴露革命党人的真面目。因此，黄兴特别嘱咐陆军留学生中的同盟会员不要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留学生的入党证件也由黄兴一人独自保管。^⑥按照黄兴的意见，由黄郛和李烈钧等出面，选择一批已经加入同盟会的、忠贞可靠的陆军留学生另组织了一个外围团体“丈夫团”。

李烈钧回忆说：“士官学校中另有小组织，为余与黄郛（字膺白）数人所发起者。郛学测量，当时颇激昂，常谓众人曰：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曰：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当时赞同其说者颇众，于是商议命名，众皆默然。郛笑谓众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具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众皆服其说，遂命为‘丈夫团’，而推郛为首，召开成立大会。初本秘密组织，嗣为留东同学同志所知，咸要求参加。团中有持异议者，以我等乃士官学校，所习者武功，若辈所习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学校之会员，要求者再，于是选其优秀及诚恳可靠者若干人请其参加，遂改名曰‘丈夫成城团’，复开成立大会。故此一组织，有两次成立会，亦佳话耳。”^⑦

“丈夫成城团”简称“丈夫团”，其成员除黄郛外，还有李烈钧、赵恒惕、阎锡山、李根源、李书城、尹昌衡、程潜、张群、叶荃、黄恺元、温寿泉、曾继梧、华世中、刘洪基、程



同盟会“丈夫团”奉黄兴为领袖。

子楷、孙方瑜、曾昭文、耿觐文、仇亮、李乾璜、杨曾蔚、陈强、孙棨□、高霁、杨源濬、段承𤩽、袁华选、陈之骥、姜登选、李浚、王孝缜、何澄、王家驹等共30多人。“丈夫团”奉黄兴为领袖。黄兴“还鼓励家有资财的同志出资捐官，俾将来获得兵权可更大更快些”。^⑧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丈夫团”成员在各省发难响应，并担任了都督及师旅长等重要职务，其中的多数人成为民国一代军界的风云人物。

1908年春，蒋介石由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保送赴日本学习军事，入振武学校，与黄郛成为前后期同学，且同为浙江同乡，两人遂订交。随后，黄郛与蒋介石合作，在东京创办了《武术杂志》，“阐革命之义，论军人职志。”^⑨

在日本留学期间，黄郛每逢寒暑假均要回国活动。1907年夏，黄郛取道朝鲜回国，将父母合葬于嘉兴俞家汇其祖父蕴山公墓之侧。黄郛还利用浙江武备学堂同学的关系，在同学中发展同盟会会员，宣传革命，为浙江革命运动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

葛敬恩回忆说：“膺兄东渡后，每冬夏假期，抽暇归国。时予等同学，已毕业武备，分任新军干部及机关职员，学校教官等遍布省内。膺兄于其极短之假期内，必图一晤为快。乃预期约聚于西湖，或舟或陆，作竟日游，以努力于灌输学识，乃进行革命运动焉。盖当时同人，初离学校，军事学术，甚为粗浅，且于国内及国际情形，亦不甚了然。膺兄热心演讲，并带来各种书籍，尤有东邦极秘密之本，曾经种种困难，设法携归，以供同人研求。在东更刊武学杂志，以传布国内。其后浙江军界，于学术方面，较有造诣者，膺兄之致力，实为不少也。”^⑩

1909年（清宣统元年），黄郛自日本取道朝鲜送同盟会员郭君实回国，并至南京，与江苏革命党人冷遹（御秋）、赵正平（厚生）、夏颖荃等见面。赵正平、夏颖荃均系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生，与黄郛有同学之谊，在赵正平的介绍下，黄郛与冷遹在赵正平开办的图南书馆楼上见面。图南书馆实际上是当时江苏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机关。因彼此神交已久，三人便在图南书馆畅谈竟日。所谈话题，都是关内外革命活动以及同盟会会务问题。在谈话中，冷遹对黄郛说：“现在多数同志，多在扬子江流域活动，沿江各省，已有相当势力，一朝举事，当无缺少联络之虞。惟独北方为北洋重兵所寄，而同志空虚异常，将来苟欲收大效，北方不能有先事布置。我人必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之精神，深入以经营之。顾北方为清廷根据所在，活动较难，危险亦大，非胆大心细如兄者，不足当此大任。”^⑪

对此，黄郛深表赞同。不久，黄郛重返东京，继续完成学业。

1910年（宣统二年），黄郛将日本陆军中尉樱井忠温描写日俄战争的著作《旅顺实战记》（又名《肉弹》）译成中文出版，以期警示国人。

1904—1905年，日本和俄国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为争夺中国东北，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的不义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日俄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百万以上，双方的伤亡也都有十余万，战争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战争的结



黄郛（左）与蒋介石合影于日本。



果，日本以弱胜强，战胜了沙皇俄国。俄国陆军节节溃败，俄国海军第二太平洋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灭。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以俄国接受失败而告终。亲身经历了日俄战争的日本陆军中尉樱井忠温回到日本后，写下了《旅顺实战记》一书，他在该书扉页上写着：“谨献此书以慰阵歿战友之忠魂。”这是一本宣扬日本武功，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所谓“武士道”招魂张目的书。该书出版后，在日本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据说日文原版连印了170余版，并有英译本和德译本数十版。^②

日俄战争中的日军“满洲军司令部”总司令大山岩大元帅为该书题词：“明治三十七八年之役，实为近世接 观之壮观，而其激斗血战，莫如旅顺攻击，樱井中慰躬当其冲，叙而记此，明白详悉，状况如目，一读之，足想见忠勇将卒之风采，其益于后人，果何若也。因出此数语，以弁简端。明治三十九年三月大山岩识。”^③

日俄战争中的日军第三军司令乃木希典大将为该书题诗一首：“王师百万征强虏，野战攻城尸作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并题写了“壮烈”二字。^④

曾多次出任日本内阁首相的大隈重信伯爵为该书作序，将日本军国主义和所谓“武士道”吹捧了一通：“夫我国军队军纪严肃，上下融和，互相竞争，为国殉身献身牺牲之精神大大发动。噫，此实我大和民族之本领也！然最旺盛发挥此壮美之精神者，即旅顺之攻击是也。故从物质上计算，则此攻围军实大遭损害，然又从精神的活动方面言之，则其利益实莫大也。盖我大和民族之历史上实因之而得确实增一大光荣焉。自高级之将校以至下级之兵卒，当出入死生之巷，旦不保夕之时，无一不意气懔然，视死如归者。且惟最勇者最有情，当身冒矢石亲浴弹雨之中，必皆感慨不禁，而其暗中亦不知曾溅几度之血泪者焉。又同时而其名誉与任务二者均郑重严守，即蒙伤而将临死时，必绝叫天皇陛下万岁等等。盖此实所以焕发我日本武士之‘不怕死不过死’之本领焉。噫，彼等之精神与行动，与那露军（日本人称沙俄军为露军——笔者注）之勋章与赏金比，诚不可以同日语也。”^⑤该书出版后，日本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发表书讯、书评，加以鼓吹。日本东京《时事新报》发表《轰动世界之名著》的书评说：“《肉弹》已算入世界最大著述之一。欧美读书社会之好评，啧啧人口，咸谓可比笃尔斯笃意伯爵所著之《西巴士多笃尔战记》，共垂不朽云。英国皇帝陛下爱读此书，意谓欲学日本国民勇壮浓厚之精神，莫善于读此书，遂介绍此书皇族近臣之间。故今则英国上流社会中成一最大之话柄。淑女绅士，咸有以不读《肉弹》为耻之风。德国皇帝陛下命侍从武官传谕译者新金□尔大尉曰：德文《肉弹》务速译成，能早一日出版，朕甚厚望焉。”^⑥

日本天皇特地召见了樱井忠温，据说天皇召见一名中尉这是惟一的一次。樱井忠温视之为绝大之光荣。

黄郛在《译者趣意》中介绍他翻译该书的动机、目的以及意义，最后说：“仅仅一册载记，实足以窥见其上下一心，对于辽东政策进行之热心如是，吾读是书而有感，于是也，吾译是书。”^⑦

为黄郛的中文译本写序、跋的有胡惟德、庄蕴宽、周家树、陆光熙等。张慧剑称黄郛的译本“译笔冗沓，盖食生果而未化者”^⑧。邹韬奋则说：“此书中文译笔过于日本化，看起来不很顺适，我以内容重要，耐着性儿看完……”可见，当时黄郛的日语水平还不是很高。

邹韬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新闻出版家，他在该书中译本出版20年后才从一位老朋友处借到该书。他读完后，写了《读〈旅顺实战记〉》一文，发表在他主编的《生活》周刊第5卷第20期（1930年4月27日出版）上，他说，从中国人的立场读该书，可以从书中得到以下三点启发：

第一，可以看出俄国当时之所以失败。此役俄国兵众器精，远非日本所及；俄兵之魁梧奇伟，亦非矮小日兵所能望其项背；然俄终于大败者，实由傲慢，腐化，散漫，无死战决心所酿成。当时的俄军实在不把日军放在眼里，所以“从俄都出发赴阵

地的火车中，先载着许多勋章赏金，坐在车里的将卒都趾高飞扬，……其情形宛如已战胜而入凯旋门者然”。据日军所获俄军俘虏所供，谓俄军将校克扣粮食以饱私囊，故士卒皆饥怨。又一被虏之俄兵至不知其长官之姓名，其上下感情之隔阂可知。又一被虏之俄兵说：“我家有一最可爱之妻，彼在家亦必甚为我身而忧虑。我之将校虽谓日军有如泥土做的塑像，甚脆，不料日军竟如鬼神，勇猛不可当，我不得不为我妻而惜此生命……”

第二，可以看出日军当时之所以获胜。其原因不外大隈重信在该书序文中所谓“不怕死不避死”的精神，及将校兵士亲爱和衷共同努力为国牺牲的精神，尤其是全国人民，乃至父母师友，乳儿老媪，均以兵士为国战死为荣，为已偷生为耻，蓄养于平日，勉励于临时。日本军人出征时，乡党邻里争送“祈战死”与“勿生还”的旗帜。樱井在此书里说起日军从国内出发日的情形及军士所得的永久印象：“似长蛇般的我联队，在国民之万岁声里一步一步前进……同胞中无论老幼，均手持国旗，而万岁之呼声从热心诚意中绞出，轰天动地，我等对此，实感觉无论如何不能不报此至诚者。故后来曾有一次向敌垒突击时，各兵士狂发震耳之喊声，此时一若国民之万岁声亦在背后如潮涌而起。”有“上等兵”名山本武敏自战场中剪爪发以赠父兄，附入遗书，即其绝笔，中有此语：“余曾二次参加决死队，然仍至今未死而留得余生，对于已死之战友，实觉惭歉万分……人世仅仅五十年……始终必有一次舍命之日，故执定与其瓦全不如玉碎之决心……苟不要命，即无所谓死。”当时日军最痛心的是俄军杀伤力强烈的“机关炮”，樱井谓：“噫！惟此物实我等最恐怖之火器也……一瞬之间，无数弹丸均飞跃而出……一放射后，即宛如秋风扫红叶然，毙死部队，筑成黑山。”日军所恃者惟“枪剑与喊声”，决心“前进就死”，“聚集无数日本男儿之血块骨粉而成肉弹以射击敌垒”（故此书又名《肉弹》），死尸高叠乃至“四重五重”，无怪彼等自谓“非决死队实必死队”，“人人抱……同归于尽之决心”，“在尸体上踏之越之，越之踏之，最后肉搏而达于敌前。”有大尉名松冈者，于夜间率队向敌突击，负重伤陷敌围中，“被打断之大腿间血潮如瀑布，迸涌而出，未几呼吸渐微，大尉心知命已难保，乃将怀间机密地图裂碎，然后与世长辞。”

第三，读此书可以看出日本军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此书写日军在辽东上岸时的一斑：“无数土民牵牛或车，喧噪扰攘，来集于所上陆地之附近，其状态有非口舌所能形容者。噫！人耶？兽耶？彼等具极污极秽之丑脸，而浑浑然一事不知，殆即所谓亡国之民欤！垂眼视之，实可悯而可哀也。彼等初则甚畏日本人，恐怖万状，瞪目呆立，不敢接近，甚至战震而逃匿者亦有之。或谓此时现象也乃俄兵虐民之结果，是或可信之一说，盖俄兵到处掠货财，辱妇女，种种暴动狠行，无所不为故也。然我军上陆以来，秋毫无犯……后来皆箪食壶浆以迎我皇军矣。虽然，彼等皆系抱金钱主义之狗奴，具有一种由祖先传来之吝啬根性，所谓要钱不要命之怪性质是也。苟怀中能贮入一万金，虽令其屈于粪壶中亦无不可。”作者在这一段极尽其污蔑丑诋中国人民之能事，将中国人视为“亡国之民”。作者同时不仅掩盖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而且极力美化日本“皇军”，这是侵略者惯用的手段。

诗人常燕生读了黄郛翻译的《旅顺实战记》后赋诗：

万劫修罗起战场，蟲沙今日竟何乡？
风云鱼鸟堂堂阵，惟供他人说短长。
卅年遗恨弃珠崖，谋国空劳上相才。
君自徜徉人自惜，有人旁榻借筹来。
沼吴霸越千秋业，蕞尔惟凭武士风；
极目神州人物尽，乱飞遗恨满天东。
物竞天存事本真，风云念纪亦何新。
清淡莫笑王夷甫，投笔开荒有几人？^⑩

**注释：**

- ① 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页。
- ② 彭程万：《黄膺白先生留学日本》，《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文海出版社（台北）影印本。
- ③ 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6页。
- ④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15页。
- ⑤ 沈亦云：《黄膺白先生家传》，《亦云回忆》下册，第674页。
- ⑥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
- ⑦ 李烈钧：《自传》，载周元高等编：《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17页。
- ⑧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 ⑨ 沈亦云：《黄膺白先生家传》，《亦云回忆》下册，第674页。
- ⑩ 有关《武学杂志》，见《蒋介石总集》第35卷。
- ⑪ 葛敬恩：《忆膺白学兄》，《追悼黄膺白先生纪念册》，文海出版社（台北）影印本。
- ⑫ 邹韬奋：《读〈旅顺实战记〉》，《韬奋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 ⑬ ⑭ ⑮ ⑯ ⑰ [日] 樱井忠温著，黄郭译：《旅顺实战记》，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二日版。
- ⑮ 张慧剑著：《辰子说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 ⑯ 冷遹：《余与膺白先生交往之经过》，《追悼黄膺白先生纪念册》。